

《解脱歌》解析

元音老人

大愚法师作的《解脱歌》，是步永嘉禅师《证道歌》原韵附和的一首歌。大愚法师平生著录很少，除了《解脱歌》外，就是临隐居之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首告别诗。《解脱歌》很珍贵，把我们修法怎样用功，怎样证道都说得很清楚，对我们修道很有帮助。

“永嘉大师《证道歌》调古神清，有足多者”，永嘉禅师的《证道歌》大家可能都已读过，非常好，把整个禅宗的奥义都描绘在里面了，含义丰富，调高和寡。“而宏德上人注释亦有独到之处”，有一位宏德上人恐怕有人看后不能理解，就为《证道歌》作了注解，将其中奥义发挥出来，很有独到之处。“今熔于一炉，间参我见，作《解脱歌》。”这首《解脱歌》里不光有上两位大德的高见，还有我们大愚师公自己的体悟理解，所以意义更为丰富，对我们修道的帮助也更大。

觉后乐，乐如何？听我教唱解脱歌，

平时我们的言行，处处着相都是作梦，梦时以为样样都是真的，及至一醒什么都没有，一点痕迹都不留。我们念佛、参禅、修道开悟之后，就和睡醒一样，明白一切皆空，无可求，无可得，而放舍一切，潇洒自在，安乐无穷。所以修道要明心见性，见到本性就觉悟到一切都是性空缘起：所有事物都是因缘所生，没有自性，皆是幻影；而我们的本性是妙有真空的实体，是生起一切事物的根本，一切事物都是它随缘显现变化的。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就明白世间诸相都是虚幻，无可执取，不再执著，而潇洒自在了。这觉后快乐是怎样的呢？且听我唱来。

不让古人风调高，我今何妨拈句和。

不仅永嘉禅师可以悟道，我们大家也都能见性悟道，因大家也都具如来佛性。悟道后怎么样呢？不妨把悟的情形写出来，与永嘉大师作的《证道歌》唱和一下，给大家看

看。本来悟道是“妙高峰顶，断绝言思，无话可说”，因为我们的佛性是绝对真空、没有相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，无话可说，一落言诠，就不是了。这叫“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”，任何佛也没有办法描绘出来，说与你听。但为了方便众人，提携后进，又何妨从无说当中说几句话，旁敲侧击地描绘一下悟后风光，引导大家入门哩。所以不说之外不妨有说，把所悟的真心、所得的快乐告诉大家。

本无妄，亦无真，原来二法空无性，

佛性是非真非假、不来不去、不动不摇、不垢不净的无相实性。它是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、净裸裸的言思不能到的妙体，上面不能加一点赞美或是诋毁的东西。

但我们日常生活却都沉浸在分别法中，认为有真有假，有生有灭，乃至有等等的不同。而不知这些都是相对的无自性的分别妄想。一切事物本身并无真假、是非、长短、

美丑之见，都是我们人的妄心在妄起分别。适合自己的就是真、善、美，不适合自己的是假、恶、丑。比如西方极乐世界与娑婆世界本身并无真假之分。但有人妄起分别，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真，娑婆世界是假。这话粗听起来似乎有理。因西方是佛土，而我们这里是凡土。但细细想来，又觉不对，因二土皆有相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若娑婆是妄，则西方亦妄，所谓一假一切假！反是，二土皆从一真法界中流出，西方是真，则娑婆亦真，一真一切真故也。可见真妄本无，皆吾人妄心分别，自造烦恼而已。

因之，我们修法学道须一切放下，不要在名相上妄起分别，只专心致志地用功，不论修什么法门，皆易成就。否则，计着名相，妄生分别，即难达目的了。

学佛的目的是要得真实受用，除尽一切烦恼。若一天到晚与贪嗔痴慢疑打交道，分真分妄，就烦恼无穷，难以成道了。

复次，须知我们的法身是妙有真空，不是顽空，更不是断灭空，它能起无穷妙用，产生万法，无所不具，无所不能。一切事物都是它变化显现的假象，无可追逐抟取，只随缘起用，有的不要废除，没有的不要强求，即妙用无碍了。

无性无相不著空，即是如来真实性。

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停留在任何事情上面攀缘不息，而致烦恼不断，须事来就应，事过即止，心中不留丝毫痕迹，则方与修法相应。一切相都是缘会、虚而不实、无有自性的假相，切勿受骗而恋着不舍，蒙蔽了自性光明。所谓相者，空也。犹如空花水月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若误以为是真实，竭力追逐，就不无烦恼了。因为人的欲望无穷，而所作事不可能有求必应。当求不到时，烦恼就不期然而然地来临了。所以修法第一须知诸法皆是无自性的假相不去追求。“不著空”就是诸法虽无自性，但假相不无，不是

空无所有的顽空，而是不可得不可取的空幻相。我们修法既不可执有，也不可偏空，废弃一切事物而落于空亡，成为土、木、金、石，死水一潭，就不对了。就象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功夫做到极处，也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虚假不实，都不可得，但他偏空了，一切东西都不要了，都废弃了，连睡觉也睡在马路边的阴沟洞里。这样偏空也不对。我们须知相虽是假的，不可执著，但还是有用的，比如衣服可以御寒暖，房子可以避风雨，我们只随缘应用，既不执有也不著空，空有两面都不立，当中自然也没有了，这无所立就是中道义。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既不著空也不著有，而应缘接物，妙用无穷，尽我们的力量去做有益群众的事，方符圆融无碍的大乘佛教的真义。有人批评佛教偏空了，那是他们理解错了。佛教说的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，而是凡所有相都是不可得、求不到的空，并不是没有相，没有世界。就象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很美好吗？有人不理解这个意思，就认为佛教有矛盾，《金刚经》说空，一点也没有；《弥陀经》说有，金沙布地，

四宝围绕，七宝莲池，八功德水，样样都有。他不知道佛说的空是圆融无碍的空而不空、不空而空的妙有真空。讲真空者，是说我们的本体——佛性，是无相可见的。但是它能现起诸相，起诸妙用，所以不是顽空；说妙有者，诸相虽有，但非实有，都是随缘起用的假相。就象镜中所现影子，可见而不可得。在世间再惨淡经营，尔虞我诈，求得大量财宝，最后仍两手空空而去，什么也带不走，而造的业却带着走了。这造业受报也是非空非有，东西带不走，是空——非有；业攢不掉，带走了，就是有——非空。所以我们修法须两边都不住着，才符合亲证大道的真实义。证到非空非有、即空即有的妙性，“即是如来真实性”了。一切众生皆有此妙性，可怜我们不知道，追逐外境，贪得无厌，迷了自己，枉受生死轮回之苦。因而佛出世，唤醒我们，不要再作梦了。一切相都是我们心里的影子。既不能执有，也不可因诸相缘起无自性而偏空。大家如能醒悟，在日常生活中圆融无碍地起诸妙用，就自然入佛，亲证如来真实妙性了。

见实相，诸法空，刹那顿悟万法同，

“实相”是指永远不坏的真实相，也是相对虚幻的假相而说的。真实相是没有相的。亲证无相的实相就是悟道。世间一切有相之相都是假的，都是要坏的，都是生住异灭，都是不久长的。我们的佛性永远不坏，亘古亘今长存，它是无相之相。欲见到这实相，须下功夫、参禅、念佛、或是持咒，修到一心不乱，无心可心时，打开本来，见到本性，那就是亲证无相之相的实相而开悟了。见到实相，一切皆空，千差万别的诸相皆化为乌有，所以诸法就一样了。诸法范围很大，非但佛法，世间法，连我们的思想和一切事物，都叫法。这些千差万别的诸法都一样，都无有自性，都是幻影，都是空的。见性开悟，明白了这一切，就不再执着假相而和宇宙化为一体了。再则，诸相都是我们一真法界的显现，方法同源。所以禅师说“地狱天宫无异同”——三十三天与十八层地狱没有同与不同。万法唯识、三界唯心，离开

佛性，什么也没有。所谓“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归还此法界”。是故性即是相，相即是性。悟得此理，即弹指深入不二门了，做功夫千万别分门别类，计较短长。

一旦风光藏不住，赤裸裸的觌面逢。

我们悟道后，快乐无穷，知道一切都是我自心显现的幻影，不再去追求。以前着相被捆皆是自寻烦恼，现在一切放舍，身心空朗，轻安宁静，潇洒自在，动静安祥，岂不喜不自胜，快乐无涯！此情此景确是无法形容，故谓“好个风流画不成”！此种潇洒风光，遍虚空，满法界，光明大放，朗照大千，如何能藏得住呢？

“赤裸裸的觌面逢”，做功夫做到妄念断处，内而身心、外而世界一齐化空，真性瞥而现前，此时如十字街头觌面相逢亲阿爹，个中况味实非笔墨所能形容。亲证本性后，见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的自性，没有你我他的分别，《金刚经》说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

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”，即是此理。

决定说，佛心印，有人不肯如实信，

佛说法，有权说，有实说；有了义经，有不了义经；有小乘，有大乘。是对不同根基人讲的不同法。如果都讲真理，说实话，恐怕有人就不会相信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说《法华经》，有五千证罗汉果的比丘退席了。他们不相信一切众生都有智慧，都有佛性。就象现在我对你们讲，你们一念断处、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你们的真如实性，你们肯相信吗？恐怕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认为假如这个灵知就是我的真如实性，我就见性悟道了，该发神通了。但是现在未发神通呀！不发神通就不是了，所以你们不相信。殊不知悟道与发通有先后，不是初悟就发通的，因为多生历劫的习气重，须于悟后历境勤除，将旧习除光才能发通。而且所谓神通，现在穿衣吃饭就是神通。因为这一切动作，皆是佛性的妙用。离开佛性，这身体就不能动弹，所以尽是神用。“决定说，佛心印”，

是直接指示你们见佛性的心印，印就是指佛的心与我们的心相印，一模一样，各人的心印都是一样。可怜众生愚痴，障重，不肯相信，所以让大家念佛。其实你真的相信这灵知之心就是佛，一切放舍，就不必念佛，我本来是佛，不垢不净、无取无舍，还念什么佛？！但众生不肯相信，释迦佛只好想个办法，兜个圈子，叫我们念佛。念到根尘脱落，能所双亡，亲见到佛的心印确是真实之佛，才能信受无疑。

直截根源当下了，摘叶寻枝渐教人。

了生死就比如伐一棵树，要从根上下刀。树根斩断后，当时树的枝叶可能还是葱葱绿绿的，但不多久就会枯死了。我们修大乘法，就须从根上修，而不可从枝叶上修。如我们中心法，是直接从第八识上修，在根上下刀，使第八识翻身，亲证本源。而念佛法门则是从第六识上修，因而有些区别。如果一步步去枝摘叶，而未断根，树仍不会死，有时反而长得更好。所以修大法，也要

从根上下刀。但各人根机不同，有的须用渐次法，一步步来，慢慢引他入佛；有的则须指示他当下见性。根基之所以不同，是因各人过去世所造业不同和亲近佛的善根深浅不同而有差异。但我们修佛法要修大乘佛法，因大乘法方符佛的本怀。心地法门是佛法的根本法门。一切宗派修法内容有所不同，但皆离不开心法。离心说法，皆同魔说。观今学人，多惑于神通，蔑视心法，往往步入歧途而不知，实大憾事！须知修道是修心，经云“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”，不是神通作佛，但能抓住根本，在心地上用功，除尽妄习，不愁不发神通。反是，求神通、着神通，非但不能成佛，成魔倒有份在！希望大家三复斯言！

几回生，几回死，亘古亘今长如此，

这不是指我们在六道轮回中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而是说我们修佛法时有“大悟十八九，小悟无其数”的历程。我们修法时，往往一下子似乎明悟自性了，心死不着相

了，但死得不够，不透彻，对境后又生起心来了，又动摇了。所以大悟有十八、九次之多，不是一下子就归家稳坐的。象高峰禅师的师父雪岩钦祖师也是这样，几次悟道后，在事境中又动摇了。直至最后彻底桶底脱落，才究竟。修佛法并非能一悟就了的，若能如此，那是大菩萨再来。因此《楞严经》说了二种法门，一种是顿悟顿证，就是“理属顿悟，乘悟并销”，乘开悟的一刹那，所有过去的一切习气都消光了，没有了。但这种人少，所以接下来又说“事则渐除，因次第尽”，要于悟后在事上锻炼，将深厚的习气渐渐一步步地除尽。这是对广大一般群众的根机而言。所以有“几回生，几回死”，悟了一回，不透彻，在事上还动摇，再深入地做功夫，再进一步，直至彻悟。我们打开本来、亲见自性，只到初地，还须向上历阶升进：二地，三地，一直到十地，上面更有等觉，妙觉，圆觉位，要层层历过，才能成佛。修法有三种说法：一种是顿悟，一悟就了；一种是悟后真修，慢慢了习气；还有一种是“修就是不修，不修就是修”。其实这

三种就是一种，我们悟道后明白世上一切都是假的，都不可得，大家原本是佛，有什么可修？所以沩山禅师说除习气就是修。不要讲修不修，修与不修都是两头话。中峰祖师说，假如悟道后还有习气，这人就没有悟道。这是因为那时有人根本没有悟道，看了两本书，懂了一些道理，听了几句似是而非的禅语，就自以为悟道了。遇到境上过不去，就以习气作挡箭牌，故不许。并不是不允许悟后还有习气在。这种历程从古至今都是如此，所以说“亘古亘今长如此”。

神头鬼面有多般，返本还元没些子。

现在各种功，各种道，五花八门多得很，这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真正的佛法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教人识自本心、见自本性。真正认识本性，就归家稳坐、返本还元了。现在的外道邪法皆是以神通来诱惑人，引人入歧途。如果我们著在神通上就是大错误，非但不能成佛，还要成魔。真正的佛法是破人迷梦，清净无为，什么都不住，潇洒自在，安

乐无比。纵或发了神通也丝毫无着。象临济祖师悟道时说：“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。”人人本来是佛，回头即是。寻常得很，没有什么玄奇奥妙！现在人心浮躁，根浅障重，都迷于神通而不自信。比如我上面说过你们一念断处、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。你们肯承当吗？能站稳脚跟不怀疑吗？我看不太可能。因为你们认为有东西可见，有神通可得，才为见性。不要弄错，佛性一点东西都没有。它是净裸裸、赤洒洒、一丝不挂、一法不立、一尘不染的。但是注意，一点没有不是断灭空，而是不著相。功夫进入无为地，就光明大放，五通齐发，但是纵然光明大放，朗照十方，六通齐发也不可著光明神通之见，方能上上升进，直到究竟地。真到家人是丝毫无住无着的，所谓末后等于始初，路途即是家舍，家舍即是路途。如有生死可了，有佛可成，还是大梦未醒！

习显教，修密宗，方便门异归元同，

“习显教”，就是用显教的法门做功夫，

比如修净土宗，念佛诵经等，以之息妄归真，彻证真心，往生净土。显教有道理可讲，有法可修，有可供研究探讨的原理。“修密宗”是讲实修，不再讲道理了，用三密加持的方法，切实修行，是打开秘密宝藏的密行。但在未进入实修前，仍须研习经文，习得三乘大教精义后，方可进入实修实证。虽然看起来修法不同，但这只是适应众生根性的方便之门，不是实法。经云：“方便多门，归元无二”，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。到家是一样的，不必在宗派上立异见，分别什么显宗、密宗了。

自从踏遍涅槃路，了知生死本来空。

我们修道须证到涅槃果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寂灭为乐，不再生死轮回了。涅槃有四种不同，所以称踏遍涅槃路。第一种是自性涅槃，就是我们佛性本来不生不灭。第二种有余涅槃，罗汉、辟支佛，人我空了，但法我不空，生死轮回中不来了，但还有尾巴——法我没了，变易生死没有了。第三种无

余涅槃，人我空，法我空，全都真正空净了，一点尾巴都没有了，分段、变易二死皆了无余存了。第四种无所住处涅槃，真正的空不是住在那里不动，真正的了生死就在生死当中，可以牛胎马腹里走，地狱中跑，无处不可去，无一定住处。任在六道中来回，没有来回出没之见，就象安住在界外净土，未曾动过一样。“了知生死本来空”，到那时才知道，是生死者，本不可得。佛性本自长存，要死也死不了，哪里还有什么生死在！

行也空，坐也空，语默动静无不空，

真正的空不是住在那里不动、什么东西都没有叫空，而是尽管做事情但心无所住。假如做事情就忘记所以，跟着境界跑了，那就不是空。所以真正成道人行住坐卧一如，没有不空时，说与不说，动与不动都一样。念佛法门中，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要“净念相继”，就是要做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净土宗是个高深的大法，发挥起来与禅宗完全一样，不是浅浅可解的。我们修法时要时时注

意，“语默动静无不空”，不要著相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在悟前是难以做到的，但要知道这样锤炼，勉力去做，在行、住、坐、卧时不忘观照，不跟念走，不随境迁。如能做到，即容易开悟。开悟后，再历境练心，绵密保任，即能语、默、动、静打成一片矣。

纵将白刃临头颅，犹如利剑斩春风。

功夫做到家，纵然有刀架在头上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死嘛，坏只坏身体，一个色壳子，法身是不坏的。二祖神光大师悟道之后，达摩祖师告诉他：“你还有一个命债要还，但为正法不受诽谤故，可以不还。”真成大道的人就是这样，要还就还，不还就不还。为什么？因为心空净了，一法不立，有什么债可还？就象收音机不开时，外面虽有电波，但它不会响。所以虽然有债，但心不动，犹如收音机未开，债主寻不到你，可以不还。但心不空就不行。所以南泉祖师说：“王老师修行不得力，被鬼神覩见。”这是南泉自责做功夫不得力，起心动念了，被

鬼神看见了。注意！不起心动念并不是指念头不起，而是说念起不著、无住叫无念，否则不起念头怎么做事？无念是不著相，不停留。念念不停留叫无念。停留在上面就是妄念。所以无念之念是正念。二祖心真空了，等把法传下去给三祖，就去还债了。大富翁还你一点小债，如九牛一毛，不在乎。被杀前他说：“将头临白刃，犹似斩春风。”我们修佛法就是要有这种大丈夫气概，才能满佛行愿。修佛法要胆大气壮，豪放慷慨，知道一切都是假的，放舍不粘，什么都不怕，本无生死。但胆人并不是王大胆，什么坏事都去干而不怕，那就糟了。

顿觉了，妙心源，无明壳裂总一般，

刹那间觉悟了：我能说、你们能听的就是心源、佛性。毫不怀疑，见性就在当下！这是一等好汉！到别处去寻就不是了，寻也寻不到，一寻就动念了，一动念就被妄念遮掉，反而不见了。所以禅宗要棒喝交驰，“啪”地打你一下、喝你一声，让你一惊、一呆，

喝断你的妄念妄想。那时一个念头不起，但不是如木、石一般无知觉，而是了了分明的，这了了分明的是谁？当下回光一瞥，即亲见真心本性。所以禅宗接人就是这么利索、这么快。但中、下根人就无法接受了。“无明壳裂总一般”，无明壳子就是我们的色壳子，空就是要空掉我们这个色壳子。若非无明著相，父母同房时，你怎么会跑进去呢？怎么会有你呢？“壳裂”，不管修什么法，修行到这个色壳子豁地爆开，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齐消殒，寂灭真性法尔现前，就都是一样的了。还有，修法修到身心虽然化空，若还有空在，或有黑空洞，那是无始无明，须继续前进，将此无始无明打破，始能见性。

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圣凡。

做梦时样样都有，但醒了之后一点痕迹也没有。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梦：要修佛法、成圣，都是梦境。其实大家都是佛，没有圣凡！因现在迷于外境，着相追求，造业受报，从无生死中枉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所以才有造

善业生天、作恶业下地狱的六道假相。苟能当下一觉，不为假相所迷，犹如大梦醒来一样，哪有六道的影象？！所有山河大地、森罗万象都是一真法界。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性，四圣六凡都是分别妄心所造。不要以为只有睡着是做梦，醒来时著相也是做梦。现在我给大家说法，是梦中说梦话，有什么佛法可得？

烦恼本，即菩提，罪福没性何处觅，

能生烦恼的东西就是烦恼本。我们平常说“佛性”就是成佛的根本，“法性”就是成就一切事物的根本。这根本就是我们的觉性。没有这本性就不能起一切作用。烦恼就象水的波浪，无水不成波浪，有水遇风才起波浪。今天我们会发火，就是我们的菩提本性在起妄用。所以菩提本性是烦恼的根本。经云“烦恼即菩提”，不是我们一天到晚烦恼就得了菩提的，而是指生起烦恼的根本就是佛性。去掉波浪水也没有了，所以烦恼不要去除，只须息下来，就恢复菩提了。“罪

福没性何处觅”，罪福没有自性，受罪享福都是我们妄心造成的。做善业，造福，受福报；做恶业，造罪，受罪报。自作自受，不是由谁主宰、指使的。所以罪福性空，唯由心造。老子云：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，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因果律，不用寻觅，也无处寻觅。我们只于一切时一切处都无住著，只随缘任运地去做一切善事。但也不要有意去做好事，求福报，以免心不空而堕在福报上不能成大道。

无绳自缚解脱后，大摇大摆大休息。

我们做事，处处着相，求有所得，都是用绳子自己缚自己。假如你明白了一切名誉富贵、妻财子禄皆如空花水月之不可得，而一切放下，宛如大梦初醒一样，原来自己没有束缚，就当下解脱了。六祖大师说：“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觉即佛。”我们一著相，就被相捆住了。本来是清净无染、什么都没有的，所有烦恼、业障都是自己著相造的，

你不去著相造业，则罪也没有，福也没有。明白这一切就潇洒自在、大摇大摆大休息了。真证道人是无处不可去的，牛胎马腹走走也不可怕，地狱去去也无所谓，这都是我们的自性变化嘛！有什么相可著？悟道实有深浅不同，象五百年野狐精的公案，就是破著相的例子。有人问他：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？”他答曰：“不落因果。”后来一想，佛说因果不空，我说不落因果不是错了吗？疑惑了，于是乎死后落了狐狸身。五百年修道，因它有善根，所以能化人身。百丈祖师说法时，他来听法。说法之后大家都散了，百丈见他不走，就问他：“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有个问题要请教，大修行人，还落因果吗？”百丈答：“不昧因果。”他听了之后就豁然省悟，解脱了。然后求师说：“明天山后大盘石上有一黑毛大狐狸，就是我，请你按亡僧之礼荼毗。”百丈答应了为他火化。其实不昧因果与不落因果相去几微，只心空无住，即来去自由，即落狐身，亦无所谓。还要按亡僧之礼来荼毗，还有异类的分别见，实未真解脱，因为狐狸就是佛

啊！有什么两样？所以悟道有深浅不同。

莫攀缘，莫执著，随缘随份随饮啄，

上面讲证体，下面讲起用。我们众生坏就坏在攀缘执著，由甲攀乙，由乙攀丙，一天到晚攀缘不息，妄念颠倒，执著在事相上放不下来，以致由本来的大好佛体沦为众生。反过来，不攀缘，不执著，随缘启用就好了。“随缘随份随饮啄”，“随份”就是安分守己。各人地位不同，因为各人前世所造的因不同，所以今世感的果就不同。缘亦如此，有善缘、恶缘。所以不要向别人攀比，不要追逐。吃饭、穿衣、住房，一切丰俭随缘过。前世因造的好，这世供应就厚，前世因造的差，这世果也就薄。所以要随缘过。

不变随缘行无碍，自在随心大安乐。

“不变随缘”，就是尽管按照自己所感召的缘份去做，或是升官，或是下放，事业虽有变迁，而自性是始终不变的，也就是叫

我们在修道中不要动摇。比如金子，可以打成各种首饰、用品，虽然形相变了，但体不变，还是金子。我们尽管去随缘做，而体性是不变的。“行无碍”，即只要与大众有益的事都去做，与大众有害的事千万不要去做。一切事都能做，但须无住。要做到能上能下而无动于衷，高人一品也没什么喜欢，降级了也没什么悲怨，只尽一己之力为大家做事，而无任何住着，就无碍了。“自在”，即无束缚，有束缚就不自在了。因为一切都是假的，无可追求，不患得患失，即自在了。“随心”即随心所欲，孔夫子“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，孔夫子也修道。儒教、道教是我国本有的大教。孔夫子七十岁证得大道，随心所欲做事，都与大众有益。不逾矩，就是不越范围，超出范围就不对了，坏事不能做。因不逾矩之故，得大安乐。我们做善事心里都是很愉快的，做坏事都内疚，受良心责备。坏人做坏事，临死时良心发现，自责难过，所以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做好事就心悦安乐，无愧于众了。

但得本，莫愁末，妙用纵横活泼泼，

本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真心。一切事物无不从心生，修道成佛，也离不开这个心。所以修道从心地上修，方是成佛正因。反是，从色身、气脉、神通上修，是外围功勋位，无成佛之望。我们修法证到自己的本性，就为得本。相反，未证到本性，执着发神通，就要着魔。因为未得根本，也发不了神通，假使发了神通，那是外来的，不是真的。著在神通上，心不空净，生死不了，还要着魔。神通是从心生起的妙用，那是枝末。我们的本性本来是有神通的。现在不能开发，是因为我们有执著、烦恼，颠倒妄想，盖覆了本性光明之故。如把妄想、颠倒、执著去掉，自然就发挥了。所以要安心修法，把五欲烦恼去尽，先得道通——漏尽通。然后再发五神通，那才是真神通。外道也有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宿命五种神通。但他没有得漏尽通，所以外道生死不了，不能成佛。执着神用而不知自性是什么，皆是外道。所以要

发神通，须先得根本智——漏尽通，才是正道。得了漏尽通，不愁五神通不发现。

“妙用纵横活泼泼”，悟道之后，妙用无边，丝毫无著，顺逆无拘，纵横自在。所以愚公说：“一期从古棹，三界任横眠。”真正证到本性后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随你怎样跑，可以横下身子睡大觉。悟道是活活泼的，不是死在那儿不动的。昨天在灵岩寺，有人问：“无念是不是由两分钟、而五分钟、十分钟，最后加长到二十四个钟头都不动？”不是！悟道应该是活活泼的，应缘接物，无所住着。无念者，不是一个念头不起，而是念起不随，事来不住。一点不动，那就成了死尸，还有什么用？！

弹指敲开不二门，升堂直入如来屋。

悟道在刹那间，就在一念断处，回光一瞥，识得它即大事了毕。快得犹如击石火，闪电光。假如用心求见就不是了。这个妙体是想不到、求不到的。求本身就是妄念，就

把自性遮盖掉了。功夫用到得当处，忽然根尘脱落，亲见本性，只在弹指之间。见到本性，一切疑虑皆冰消瓦解。原来朝思暮想的它就在眼前！“升堂直入如来屋”，这一刹那时间，彻见本性，就登堂入室了，就成佛了。不过这只是因地佛，不是果地佛，还要好好用功。因为根本智已得，后得智还未得，还要精勤磨练，消除习气，广度众生，积累福德，方能证成智慧、福德双圆的果地佛。

宗亦通，说亦通，团团杲日丽晴空，

宗者，中心也，见到本性叫宗。说者，教也，佛说的经叫教。通宗通教，就是通通都理解亲证，圆融无碍了。宗师云：“通宗不通教，犹如半边穹；通教不通宗，犹如半肢风。”所以学佛要宗教都通。“团团杲日丽晴空”，就是说我们悟到根本时，就象圆圆的大太阳一样，光芒万丈，朗照一切处，无所不在。这不是说悟道时见到个大太阳，而是比方悟道后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妙用无边。我们真正悟道时，除灵觉外什么也没有。

但是经过锻炼，习气除了，就能光芒万丈，朗照大千世界，与十方诸佛彼此交参无碍，亲证华严境界了。但是这不能著相求。

百千三昧无量义，只在寻常日用中。

三昧有各式各样，一行三昧、一相三昧、念佛三昧、般舟三昧……三昧的名字很多，妙义无穷。这无量妙义在何处？就在我们平平常常的日用当中。因为一切无量妙用都从我们的真心生起，离开真心，一切皆不可得。所以说一切妙义即在日常动用中。此时，有人问：“如何是佛性？”师喝一口水道：“会么？”举杯子的是谁？喝水的又是谁啊！从这里会去，多少庆快！寻常事，时时刻刻告诉你佛性的妙义，所谓“风声鸟语都是法性之宣流”，“举手投足无非法身之显露”！有情、无情时时都在说法，处处显示妙义。所以在寻常日用当中，只要活泼泼地起用无住就是最高深的妙义，不要再去另寻玄妙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现在能看、能说、能听的这个能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它时时刻刻都在

我们面门放光，还寻个什么哩！

觉心体，生佛同，有情无情共鼻孔，

“觉心体”，能起知觉的这个体就是我们的根本、我们的佛性。“生佛同”，众生和佛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。不是佛比我们多一分光明、神通，或是我们比佛少一分光明、神通。但为什么现在我们与佛不同呢？因我们心体的光明被妄想执著遮住了，所以发不了大神用。把妄想执著拿掉，就一样了。“有情无情共鼻孔”又如何解释呢？我们人都是有情感、有知觉的，而无情，比如这张桌子，则是无知觉的，怎么共鼻孔呢？因为世间诸相皆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没有一样不是我们自己。不要以为我们有知觉、能动，而无情的物不能动，因而有所不同。其实我们一口气不来时，八识离身，这身体就象这块桌板一样，也不能动弹了。现在我们被无明包裹，执身是我，所以只有这个身体在起作用。假如我们证道了，无明去尽，放开来，恢复原有的妙用，则一切处都是我们地水火风四

大种性的变化显现，就不再有有情无情之见了。所以无情有情共鼻孔，都一样。

无缚无脱无遮障，迷时自碍悟自通。

本来生佛都一样，潇洒自在，无缚无脱。但众生因迷于外相，执着不舍，为物所困，犹如春蚕作茧自缚，所以不得自由。我们本来可以不要这个身体，但父母同房时因爱心蠢动自己钻进去了，所以被这色壳缚牢不得自由了。出生后，更着相，目迷五色，随缘造业，以致缚上加缚，生死不了。苟能当下省悟，一切色相皆我真心佛性所显现的影象，不可得，不可求，而彻底一放，则立地梦醒。一切众生原本清净无染，无缚无拘，何用解脱？！“无缚无脱无遮障，迷时自碍悟自通”，知道佛性是遍一切处，无所不在的，那就悟道了。迷时著相，自己妨碍自己，醒悟明白之后，通达一切皆真心幻影，不可得，就不再著相，从而现起神用，发起神通，证成大道了。

无形相，极灵妙，非亲证知那能晓，

“无形相”是描写我们的本性、我们的法身，什么形相也没有。大家千万不要着在相上求见性，它是清净无染、无声无色的灵知，是无相可见的。“极灵妙”，但能感知一切事，显现一切相，起万千变化。六祖悟道后云：何期自性本来具足！何期自性能生万法！有人说见性时看见一个大太阳、一轮新月亮、或一个佛，那不是见性！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有相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性是真体，无相可见。故经云“实相无相”。《楞严经》又云：“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”故有能见所见俱不是。“非亲证知那能晓”，见性的景象是描写不出的，因它无物可比，无话可说，无思想能到。自己不到那个境界，再说什么也是模糊。所以宗下说：“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。”其实一念断处就是那个东西，它没有景象，更没有什么神奇玄妙，它就是极平常的心啊！

镜里看影虽不难，水底捉月怎办到！

世界上一切景象都是镜子里的影子。因为世相皆是真心变化显现的。上面说了，离开真心，一物也无。真心是成就一切事物的根本，犹如镜子；事物好比镜影。影子虽看得见，但若去取，就如水中捞月，捞不着。

狮子吼，无畏说，百兽闻之皆咋舌，

佛说法就象狮子吼。狮子是百兽之王，它一吼，百兽都要垂首称臣。“无畏说”者，即佛是真语者，如语者，实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怕有人来辩驳，辩驳不倒的。因为佛说的是圆融无碍的真正妙理，不是那些有所住着的浅近小法，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大法。因之任何人听了只有赞叹而不能妄置一词。所以外道听了佛说法之后，都不敢来辩论。纵然有些胆大妄为的外道来与佛辩论，最终也都失败而归。因为他们都是著相的，不是彻底大法。最后还是皈依了佛，垂首称弟子。

香象奔波失却威，天龙寂听生欣悦。

众象之王叫香象。香象渡河不用奔波，而是站在水里就能截断众流。如果它为了逃避水流而奔波，那就失去威望了。这句话就表示我们的佛性是真理，是巍然不动的。波者，是说千变万化的妄想颠倒，我们学佛法就要截断千变万化的妄想颠倒，就象香象渡河一样，不奔波——不怕妄念起，而截断激流。“天龙寂听生欣悦”，天龙八部听到佛说法都欢喜无量，无不赞叹奉行，都来皈依佛，成为护法神。

另有人将香象比作罗汉，平时很自恃自己的心得，及听到最上一乘法，则当下落败，失却威望。天龙比作登地的菩萨，以最上乘法印自己内证的境界，无比欣悦亲切。说得也很好。但我以为要比还是将香象和天龙比作禅宗的大德，比较适合目下修道人的情况。一来禅宗素以龙象比作大善知识，二来现在邪法盛行，很多人弃正就邪，不妨说修

正法的禅人不胜邪法的诱惑，因是奔波（就邪）而失去威；真正的大德——天龙则闻正法而欣悦，不为邪法所动。

狮子儿，众随后，三岁即能大哮吼，

大狮子的儿子是小狮子，虽然年纪轻，百兽也只能跟在后面，不敢超到它前面去。初悟道的人，尚未证到果地佛，就如同狮子儿，修外道的人，也不能越过初悟道的人。因为初悟道的人证到根本了，而那些外道没证到根本，所以不行。“三岁即能大哮吼”，狮子儿虽然年纪轻，但已有狮子的根本性能，能象狮子王一样大哮吼，慑服群兽。初悟道的人也一样，因为他所悟到的理与果地佛所证到的理没有两样，他说法就等于代表佛说法，不怕外道来骚扰辩论。

若是野犴逐法王，百千妖怪虚开口。

狮子象征法王。野犴长得象狮子，似乎可以冒充狮子，但开口叫起来，没有狮子威

猛，就露了馅，不能慑服群兽了。现在很多什么功、什么道，都说自己是佛法，其实都是外道冒充佛法，都是“妖怪”，说出的法都是以神通诱惑人，引人入歧途的邪法，不是正法，没有用处。

谁无念，谁无生，莫将镜影认作真，

凡夫当然是有念头、有生死的，那我们悟道之后呢？是不是一个念头不生呢？这句话大家都以为，悟道之后当然是没有念头了，念头不生了。那就错了！无念不是一个念头不生，而是生如不生叫无念，生而无住，不停留，是为不生。惠能大师不是说“不断百思想”，“对境心数起”嘛。“不断百思想”还是有思想啊，“对境心数起”还是要起念头啊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正路，不要认错路，以为是没有念头，死在那里不动。“谁无念，谁无生”，念头一起知道了，不跟它走、不停留，就是无念；无生，生生不已无所住叫无生，不是断绝种姓叫无生。

从前庞居士说：“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，合家团圆，共说无生活。”他一家四口，有老婆，一儿一女，儿子不结婚，女儿不出嫁，他们一家四口都证道了，很希有的。后来有个大和尚和了一个偈子：“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大众团圆，说甚无生活？”和尚无妻子儿女，所以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但是有大众，庙中不只一个和尚，大家在一起和合修法，无话可说，又说什么无生活啊！说得都很好。一个说无生活，一个说甚无生活？各施妙手，妙到毫巅。但是无生者，不是不生为无生，不妨生生为无生。我们也可以另作一偈：“有男亦婚，有女亦嫁，子子复孙孙，是说无生活。”有儿子也可以结婚，有女儿也可以出嫁，儿子、女儿结婚了，儿子生孙子，孙子又生重孙子，子子孙孙，生生不已，而无动于衷，这就是无生！这是真心的无边妙用，不是死在那儿不动为无生。生生不已是无生！这才显示佛法圆融无得。不要只看半边，以为无生是大家都不能动，都不要结婚，结婚就犯错误了。不相干！可以结婚，但不要著着在男女色欲上。著着在

男女之色上，那就错误了，生死无穷了。结婚后，养一个儿子，不再住着在色欲上，就没事了。这是起妙用啊。并不是以死在那儿不动为无生。“莫将镜影认作真”，这生生不已，子子孙孙都是镜中影子，不要当作真的，著在相上，那就错误了。这件事真能做到也不容易，又要生，又要无生，不是悟后起大功用，休想做到。有的人硬压着无生还好，一近女色不得了了，著在上面了，那就生死不了了。这就要特别注意。

若以断灭为究竟，何异外道邪见人。

佛教是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即空即有。不是断灭空，一样东西都没有。断灭空是邪见。我们要明白，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，而是不可得、取不到的空，也是随缘显相起用不住着的空。假如弄错了，认为一切都是没有，这是断灭见，就大错了。持这见解的人是外道，认为生时是有，死时就没有了，那是外道邪见。

大丈夫，秉慧剑，般若锋兮金刚焰，

我们学佛法，要有大丈夫气概，慷慨豪放，才能与佛相应。不是小家子气，这也舍不得放，那也舍不得丢，抓得很紧，佛法就难修了。一切事物都是假的，为什么不放呢？“秉慧剑”者，开大智慧，识得一切皆假，以之斩断一切烦恼。所有烦恼都是自己寻来的，著相来的。本来没有，硬去着相追求，结果白费精力一场空。我们学佛法就是开智慧，知道一切都是假的，不去粘着，即自然斩断一切烦恼。念佛门中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圣号，就是金刚王宝剑，把所有东西都斩断：一切情、一切爱、一切执著都无处着脚，故能心空无住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相反，恋着这娑婆世界，到临命终时，绝计走不了，被情爱拉牢了，生不到西方。

“大丈夫，秉慧剑”。这慧剑是什么？是般若法，是世出世的大智慧。有了它，才能不沾染物欲，才能成道，才能圆证佛果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以智慧行事，不管修净

土，还是参禅、修密，都以开发般若为宗，把我们本有智慧发掘出来，才能成道。我们在未证到之前，就要利用“阿弥陀佛”或是密咒这把金刚王宝剑，把所有的执著都斩断。这般若利锋就好象无坚不摧、无物不毁的金刚大火焰一样，能将一切顽固的旧习烧毁无遗。

非但能摧毁外道心，并且破除邪魔见。

般若智慧的妙用，非但能摧毁外道之心，就是邪魔之法也立不住脚。外道就是心外取法，不知自性是佛，以为心之外有东西。外道认为心之外有阳神，其实那是我们第七识变化而来的，不是真心。所以证到了般若大智慧，就明白一切东西都没有，外道之心就摧毁了。象吕纯阳祖师，原先修道教，后来见到黄龙祖师，认识了般若、金刚妙慧，他就皈依佛教了，外道也就摧毁了。邪魔比外道更差，外道还是心向正法，只是不知真心是佛、心外取法而已。邪魔之心就更不对了，说什么没有因果，没有六道轮回，甚至

于弄些障眼法、魔术，拉人下魔坑，弄些邪法来害人。现在末法时代，邪法丛生，五花八门，什么会、什么道的都是邪法。我们要修正法，即时时刻刻不离心地修法。“离心一字，便同魔说”，离开我们真心说法修法，那就不是佛法，佛法是教我们转识成智，在心地上转换。所以念佛在心上转，把妄心转成佛心。认识正法之后，那些邪魔法就立不住脚了。

震法雷，击法鼓，海水奔腾须弥舞，

我们说正法，如同天上打雷，一切邪师都惊破了胆。尤其当我们打开本来、见到本性时，一切魔宫都震动了。不得了了，这个人成大道了。魔王、魔子、魔孙都团团转，着急得无法生存了。我们用念佛功夫、参禅功夫或修密功夫，打开本来。见到本性之后，一切外道、魔法再不能欺瞒、引诱我们，都无立足之地了。“海水奔腾须弥舞”，因为我们修佛法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是一桩小事，所以海水都因之涌起波浪，就连世界上

最大的山——须弥山也跳起了舞。我们真正见到大道时，海水枯干，须弥倒塌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法不粘、一尘不染，就都没有了。反过来，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，一切事相都是法身之显现，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己，离我们外没有东西。我们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时，为欢喜地，因法喜充满之故，一切现象都变了，都变得喜笑颜开，欢乐融融。所以叫做“海水奔腾须弥舞”。

毛头许里乾坤定，大千沙界寸土无。

“毛头”就是指我们一根头发、一根汗毛那么小，乾坤是指世界、宇宙那么大。这句话是说：整个世界这么大，就在我们一“毛头”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自性能大能小，我们的法身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布满乾坤；收之退藏于密，连“毛头”都没有。这是说我们佛性的妙用，潇洒自在。一切都是自己，“毛头”里转大法轮。大千世界就是佛的世界，每个佛的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。大千世界这么大，何以一点泥

土都没有？因为心即是土，土即是心。宗师说：“若人识得心，大地寸土无。”证到本性，一切都收归自性了，心外哪里还有土在？！所以修法到最后叫作“法界究竟”，什么法也没有，什么神通都没有，什么佛也没有了。有点滴所得，有些微存在，都不是最后了手时。没有到究竟地步的时候，见光、见佛、发神通的都有，因未究竟，未免着相。这些人还喜欢到大众面前去炫耀：我有神通啊。其实这不是神通，这只是一点点妙用现前，或是鬼神附体。真正大神通是无所著着，潇洒自在，一切漏尽，那才是大神通。

让他谤，任他毁，把火烧天徒自累，

学佛法就要有容人之量。佛教法门很多，各各不同。在不认得彼此法门玄妙不同的时候，免不了要毁谤他人。比如修净土宗的人常常毁谤密宗不好，其实他们自己离不开密法。他们除了念“阿弥陀佛”之外，还要念大悲咒、楞严咒、十小咒、往生咒等，这不是密法吗？反过来却说密法不好，这不

是自己毁谤自己吗？可怜他们于不知不觉中造了大罪业，自己还自鸣得意哩！从前弘一法师初出家，亦不知密法是怎么回事，他也说过密宗五花八门、眼花缭乱，不好。后来他看了密宗教义，深深钦佩，密宗原来这么完善、这么圆满，因而忏悔，作了一篇忏悔文，告诫后人不懂密宗就不要谤密法。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要装懂逞能，以免无知造罪。自己的好就说自己的好，不要说别人不好。各人修各人的法，随他诽谤，不必疑惧，不必烦恼，只要自己修的是正法，他人无中生有的来毁谤，那只是“把火烧天徒自累”。这种人等于拿个火把来烧天，烧得着吗？徒然自己劳累费神而已，有何用哉！

我闻恰是空中风，何碍甚深大三昧！

假使有人诽谤佛法，我们听过之后，就象风吹过去一样，不要理他。因为和他辩论之后，更会引起他的诽谤心理，当他自己慢慢省悟之后，他就会懊悔的。他所说的那些废话、诽谤话，对于我们所修证的三昧是没

有伤害妨碍的。三昧即正定、正受，不受一切受为正受。任何事情都不接受，非但一切诽谤不接受、不动心，就是一切赞叹褒奖也不动心，这才是真正的正定、正受。

一切声，皆实相，恶音善语无二样，

一切声音都是尘，故善恶没有二样。我们所听到的声音，有的是赞扬、好听的话，有的是难听的诽谤的话，但恶语善言无二样，都是声尘、是客人，无足轻重。我们要认得这能说话的是谁，能听到声音的是谁。认得主人，才不枉用功。我们的闻性、我们的性能没好没坏，没有断续相。但凡夫都跟声尘转，他骂我，我就光火，他拍马屁，我心里就开心。这都是为声尘所转，为境所夺，上当了。我们要转境，不为境转。大家要知道，声尘本身亦无好坏，是我们的妄心妄起分别，才产生好坏之见。举个例子，一位苏州客人骂一位东北老乡“堂勿收”！这位老乡不懂苏州话，听了还哈哈大笑。经别人告诉他：这是骂你很毒的话，说你这人很坏，

死在路上，善堂都不来给你收尸。老乡听了大怒，和苏州人打了起来。可见这都是妄心作怪。所以我们修法要时时刻刻见性，不让妄心抬头，才能了生脱死，证成大道。

不因谤赞别冤亲，方契本心平等相。

不要因为他称赞我，或诽谤我，而分别这是我的亲家，那是我的冤家。我们不要有冤亲之分，要一视同仁，大家都是佛。这就是大丈夫气概。不要有小女子气概：“这个人骂我，记住他，有机会报复他。”那就坏了，那就不能成佛了，成佛的心量要象虚空一样广大，能容纳万物。我们能够不分别冤亲，“方契本心平等相”。我们的心是平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心无相，而且大家都是佛，所以都是平等的。但一有相，就不平等了，就有男相、女相，善相、恶相等等之分了。阿弥陀佛是平等平等又平等的，他不因为我们念佛就接引我们，不念佛，就不接引我们，有冤亲之分。那是我们凡夫的猜度之心，不是佛的心。佛的心是平等的，非但你相信佛

法、修佛法，他来救度你，就是你不相信佛法、不修佛法，他也兴无缘大慈，照样接引你。所以我们要用佛心来改造我们的妄心，不要凭我们的凡夫心来猜度佛的心。

赞无增，谤无减，空中鸟迹著云天，

我们的佛性是不增不减的，不会因为他称赞我，我的佛性就增加了；他诽谤我，我的佛性就减少了。纵然未悟道，处于凡夫地，也不减一分光明；即使证道了，也不增加一分光明。我们修法学道不要著相，称赞也好，诽谤也好，听过后的印象就象鸟在空中飞过一样，心中不着痕迹，这样我们的心就平等了，易于成道了。

太虚饮光消契阔，幽谷回声话晚烟。

这两句用风景来形容我们的胸怀宽大，形容我们的自性就这样美妙。“太虚饮光”，即一切光辉、一切景象无不包括在太虚空里。“消契阔”，就是没有什么亲疏之分。契

者，契合也；阔者，疏远也。这是说太虚空中不因为有种种不同景象而分亲疏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分谁是亲家或是冤家，要平等平等又平等地对待一切人。他说我坏话，我们要细细思考一下，我是不是有这个过错啊？如果有这个过错，应当忏悔改过。假如没有这个过错，就勉励自己将来不要犯这个过错。所以大丈夫是闻过则喜，从无怨恨他人之心。不可因我没有这个过错，你诬蔑我、冤枉我，而怀恨在心。现在很多寺庙中的佛徒常相互不相容，都因著我见，没有平等心，而起纷争。其实同是为了学佛修道，大家要心怀坦荡，不着一物，和气相处。假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当、意见不同，可以坐下来商量，照正确的方向去做。不要执著我见，以我为是，别人的都不是，互不相容而引起纷争、从而破坏佛教。大家既然修佛法，就是佛的弟子，佛的儿子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还有怨亲分别呢？须赶快改过。团结一致，才能振兴圣教。“幽谷回声”，就是深山幽谷中没有人烟，空气能照你说话的声音原样回过来，表示静洁幽深、心空如洗的境界。“话

晚烟”，就是我们到外面去玩，傍晚夕阳西下，看见四处的村庄烧晚饭的烟都冒起来，应该回家了。这句话是借风景来说我们修法要回老家（法界家），不要因闹意见而耽搁在半途上。回到老家，大家就没有异议没有矛盾了。这两句话也是愚公用来叙述自己的心胸。愚公当时下山弘法，因大众皆不知“心中心法”是何法门，无人向其受法，不能满弘法之愿，乃小施神通。因此引起太虚大师与印光大师的不满，略有微言。但愚公为了弘法，忍辱负重，未作反应。后付法先师骧陆公，即行归隐。歌中“太虚饮光消契阔”者，即谓和二师不存芥蒂也。归隐时还有一种误会，当时适值北洋军阀内战，逼愚公现神通为其打仗，愚公不允，化装遁去。不知内情者，误以为现神通失灵而隐去，不亦冤乎！

默时说，说时默，大施门开无壅塞，

“默时说，说时默”，说的时候不著相，等于没有说，而没有说的时候就是说。为什

么呢？因为佛性无相，非言思所能及，无话可说，故有说有闻不是真说真闻，无说无闻才是真说真闻。而且一切法不是有声音才是说法，做手势也是说法，咳嗽一声也是说法，打你一下，骂你一句也是说法。谚云：“此时无声胜有声。”《弥陀经》云：风声鸟语都是法音之宣流。可见不一定说话才是说法。

“大施门开无壅塞”，修佛法须一切施光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留住一点也不行，有佛法在也不行，要连佛法都不可得才行，这叫“大施门开”。壅者，拥挤。塞者，堵住。所有的都施光了，还有什么壅塞呢？四通八达，八面来风，毫无去留，胸怀坦荡，才能证大道。所以修道就要大施门开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施光、倒光，桶底脱落，才能容纳万物而圆证佛果。假如人家说句话，与你的意见不同，就觉刺耳，心里不开心，那就不好了。

有人问我解何宗？我为摩诃般若客。

大愚师公传的是心中心法，起初大家不

知道这是什么法？所以有人会问：“你是什么宗啊？是净土，是禅宗，还是密宗？”其实什么宗也没有。佛法就是教人认识根本，莫执外相，恢复本来。佛在世时，也不分宗立派，就是对机说法，宗是后来才建立的。“我为摩诃般若客”，摩诃者，大也，般若意为智慧，只要你证到摩诃般若，一切宗都在里面了，所以心中心法包括中国的十大宗，无有一宗不包括在内。比如法相宗，破相见性即是；华严宗，圆证十方，十方诸佛在我心中，我在十方诸佛心中，彼此交参无碍即得。所以一切宗都在里面。

昔曾说，今懒说，山河大地广长舌，

大愚师公从前也是时时说法，大江南北广度众生，后来把法交给徒弟王骧陆接着说。所以他作这首解脱歌时，不说法了。虽然是“今懒说”，但不是不说法，山河大地都在说法。无时无刻不在说法。所以有人看流水就开悟了。噢，原来水随地形而流无有住着，又水尽管流，而未尝流，还是川流不

息的。也就是说修法随缘起念，无住无滞即得；尽管生死变灭，自性不生不灭，亘古长存，山河大地与森罗万象都是我们自性所显现，离心无物。所以苏东坡有诗云：“溪身便是广长舌，山色无非法性身。”良有以也。

或是或非人不识，逆行顺行天莫测！

我们的妙用或是或非，就是有时顺人情做，有时逆人情做。只要对人有益，不管自己的名誉。象济公，就是鲜明的例子，他要遮盖自己，不要被人看出是大菩萨。常常做些俗人看不顺眼的事，他不沽名钓誉，不为自己的名声着想，只要对众生有益的事他就做。这种或是或非的力用，不但人不识，就是天道也不能测量，我们的妙用就是这样的深邃。

常独行，常独步，脚底草鞋狞似虎，

修道人常常独行独步，独往独来，不和大众一块走，为什么？因为阳春白雪，曲高

和寡。“脚底草鞋狞似虎”，穿草鞋走路是出家和尚的本色。“狞似虎”，象老虎一样威猛、威严，把一切豺、狼、狐、犬都吓跑了，把一切一切邪魔、外道都慑服了。表示修道的人一切不著，毫无挂碍。大地平沉、虚空粉碎才是本色道人的无比力用。

举趾粉碎金刚地，不觉踏断来时路。

地象金刚不坏，但是举趾也粉碎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都没有了。那天我们游山时说过：“举手写出飞禽迹，下步踏断流水声。”鸟在空中飞，举手就把鸟在空中的痕迹画出来了，走一步路，把哗哗的流水也踏断了。这是对证道人行径的写照。心不著相，一点都没有，就证到这个境界。我们念佛念到这个地步，也是一样。“不觉踏断来时路”，来就是生来，去就是死去。生来死去这条路断了，生死就断绝了。生死是我们的妄想心。妄想，著相才有，悟道后就转为妙用。所以思想不是没有，还是有，只要不著相就是妙用，著相就是妄想，差一

点也不行。所以要注意，悟道之后不是没有思想，还是有，那时思想就是妙用，转识成智了。凡夫著相、著有，这是妄想、生死的根本。悟道之后就断了。

疯颠汉，无字经，信口掉舌说不尽，

我现在就是在这儿疯疯傻傻地说话呀。我们的真心是无字经，真经是没有字的。有字的经都是假经，因为有字的经都有话说，有话说就有说不到的地方。我们的本性是无法描绘，无法写照的，说出来的话都不过是旁敲侧击，在边上说说，说不到实体。所以真经是没有字的。“信口掉舌说不尽”，一切了义不了义，一切世法、出世法，怎么说都说不尽，为什么？本没有话说，说出来的，都不能尽其真实义。

海底金乌天上日，目中童子眼前人。

这是指示我们见性。“金乌”指太阳，“海底金乌”指太阳落山，落到海平面下去了。

升到天上就是太阳。“目中童子”，眼睛当中有个童子，即瞳仁，也就是你自己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真性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眼面前，就是你能见能闻的那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瞳仁啊。所以时时刻刻见相，就要时时刻刻见性。

觉即了，不施功，物我俱亡心境空，

“觉即了”，觉悟了，大地平沉，一切都没有了。“不施功”，不用再做什么功夫了。《圆觉经》云：“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。”做功夫，只要知道一切皆幻，不去执着，则当下成道。所以我们说，道属悟，不属修。“物我俱亡心境空”，有我就有物，有物就有我，这是相对应的。我没有，哪里有物呢？物没有，哪里有我呢？所以心空就根尘脱落、物我俱亡，本性即现前了。我们念佛，念到能念佛的心，所念的佛号，一时脱落，就心境空亡，证见大道了。

菡萏枝枝撑夜月，木犀叶叶扇香风。

这句话是说无情说法。“菡萏”就是荷花，即佛性所表示的莲花。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德，这表示我们虽在这个苦恼的世界、污染的世界，但真心是不污染的。“枝枝”，叶子尚未出水。“夜月”，月亮的光明要到夜里才大放。就是说我们在未出尘劳时，真心也不污染，也是光明的。出尘劳之后，它就大放光明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在众生身上并不少一分。“木犀叶叶扇香风”，木犀是桂花，瓣瓣都香，我们的真性就象桂花一样，都会扇香风，都是妙用无穷，就是不认识，为境所迷，追逐外境，着相造业，苦恼万分。所以要及早回头，虔修佛法。

有等人，寻经论，终年求解不起行，

有些知识分子，晓得佛法的好处，所以研究经论。“经”是佛所教导我们修行的话，“论”是菩萨阐述的心得和理论。他们一天到晚只是研究名相，讲道理而不修行。特别

是有些法相宗人，专门研究佛学，不事修行，似乎没有用处。“知而不行，是谓不知。”这是王阳明说的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分别名相那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辛。

这是说那些知识分子在八万四千法门上讨论，分别无休无止，却不去修行，这好比入海数沙子一样无益。海中沙子多的不得了，数得清吗？徒然自己辛苦劳碌，毫无用处。

佛当日，曾叮咛，数他珍宝无已分，

佛在世时告诉我们，须自己努力用功，不要数别人的珍宝。就是说我们仅研读经论，不依之修行，却在那儿分别别人有没有开悟，这对自己没有用处。

从来蹭蹬行不利，难免枉堕文字坑。

走路如果脚步不健，不勇往直前，在那

兜圈子，这个法修修，那个法修修，走走又回来，徒费精力，没有用处。“难免枉堕文字坑”是说如果徒事研究，吟诗作文而不切实修持，就要掉在文字坑里面，把自己埋葬了。所以有些人非但自己不好好修行，而且做坏事，用考据学考据佛经，说《楞严经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等是伪造的。堕在坑里，坑害别人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这未免太愚痴了。

亦愚痴，亦憨呆，海上蜃楼生实解，

这种人不是很愚痴吗？数他人的珍宝，有什么用处？海上蜃楼是太阳光照在海上的雾气所显现出来的假相，却把它当真的了。

执指为月枉施功，根尘法中盲摩揣。

手指指向月亮，教他见月亮。结果他不见月亮，只见手指，那就错误了。著了文字相，而不见手所指之月——本性。于是在根尘法中盲摩揣，根尘，即心境，在思想与尘

境上瞎猜，指鹿为马地以光明或佛像等为本性。其实这不是言语所能及，思想所能到的，须真参实究才能证到。

心为根，境为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，

心是根，境界是尘劳，这两种犹如我们法身镜上的痕迹、灰尘，俱须扫除掉，要根尘脱落才能证道。我们修法就要做到根尘脱落，不然难见本性。

痕垢尽净光始现，心境双亡性乃真。

等到镜子上的灰尘、龌龊都消光了，那光明就放出来了。这是说当我们修法得当，忽然根尘脱落，心光就显现了。“心境双亡”，持咒、念佛的妄心与所持之咒和所念佛号都脱落了，那就见到本性了。所以修法不要执著，认为有咒可持、有佛号可念而抓紧不放，须要念到能所双亡，才能见真性。

非不非，是不是，毫厘差之千里失，

不要管是非得失，一切是非没有定论。因为人的知见、爱好、性格不同，和时间、兴趣的差异而生出或是或非的不同见解，所以没有一定的是非。“毫厘差之千里失”，出发点差一点，走下去就会相差很远，毫厘之差，天地悬殊。所以我们修道要认识正路，在心地上修，不要在相上修，心地法门实诞生王子，如皇帝的太子，将来一定成佛。其他法门都是外围功勋，顶多封王封侯，不能做皇帝，即不能成佛。不要执着神通，听从邪法，要知道成道的正因，掌握原则而奋力前进。我们已经指了又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

是即龙女顿成佛，非则善星人身失。

这儿有两个典故。一是“龙女顿成佛”，讲的是修行的路走正确了，就能如龙女献珠，马上成佛。龙女献珠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故事，成佛不难，只要我们通身放下，马上即能成沸。“非则善星人身失”，这是第二个典故。意指本来蛮好的佛性，但是因地不

正，走入歧途，结果人身也得不到，到畜生道里去了。

种性邪，错知解，不达如来本性怀，

“种性”即人的根性，有许多种。有大乘见、二乘见、凡夫见、外道见、邪道见等等。如果种姓不正，再加知解错误，那就不能懂得如来真正的意思去修正法，证成广度众生的菩提大道了。

二乘苦行非究竟，外道炼身终必坏。

“二乘苦行非究竟”，罗汉道、辟支佛道的修行非究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执未亡，变易生死未了，这叫有余涅槃，不究竟。

“外道炼身”，现在很多人练气功，以为做气功身体能永远不坏、长生不老，这不可能。肉身色体就是活一千年也还是要死的，所以说“终必坏”。修道教的人也讲究炼色身，名为性命双修，其实这色身的命不可能长生不老，试看修道教的长老有几个是色身长住

的？不都是过去了吗。按实讲来，性即是命，命即是性，性实乃一切事物的根本，它是亘古亘今长存，永久不坏的，这才是长生不老。所以修佛法，明心见性，即得长生妙诀。

不思议，解脱力，恒沙大地载不起，

“解脱”就是明白一切都不可得，不要去妄求而自己束缚自己，就自然得解脱。这种解脱之力大得想象不到，不可思议，连象·恒沙那么多世界的大地都载不起来。为什么？三世诸佛皆一口吞尽，何况区区世界！
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甚深般若波罗蜜。

这两句是赞叹般若波罗蜜的伟大。般若是大智慧，是慈航。波罗蜜是渡过生死苦海到彼岸。依般若之慈航才能渡过生死苦海而达彼岸，故般若是成功之母，是证道成佛之依恃，也是整个佛教的擎天柱。无般若则不能成事，无般若则无一切。伟矣哉，般若波

罗蜜！因之，我们须时时刻刻毋忘般若波罗蜜，依靠它的力量，渡过重重魔障而达彼岸，亦幸甚矣。

圆顿教，没人情，翻身踏倒涅槃城，

圆顿大教是不讲人情世故的。因为法身无相，一丝不挂，一法不立，如有点滴存在就非是了。故大乘教是单刀直入，一切斩断，没人情。如讲人情就不能剿绝一切，亲见法身了。“翻身踏倒涅槃城”是指我们现在著相，为凡夫，如翻过身来不着相就成佛，到彼岸之上了。“踏倒涅槃城”，就是什么地方也不住，涅槃亦不可得。

威音那畔至今日，好个风流画不成！

威音王即指我们的法身。“威音”即大音希声，无所不包。“那畔”就是指世界未形成之前，生起世界之后就变成这畔，就变成此岸了。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本性，就要到达威音王那畔，证到一切色、声、香、

味、触、法都消殒的时节。我们由无明包裹，造生死业，沦落到今天，所幸知过，闻法修道了，就须兢兢业业精勤修习，以期恢复本性光明，渡过生死苦海，到达那畔，方不辜负此生。一旦打开本来，亲见本性，就潇洒自在、欢乐安祥无可比拟了，这种境界是没有办法描绘的。所谓“心行路绝，言语道断”，只有自己证到那个地步才知道。

方便门，善巧开，火中生莲终不坏，

我们修佛法都是方便门，本来没有法，所以叫“法本法无法”，“善巧开”就是对机说法，这个宗开这个门，那个宗开那个门，但都是一个目的。净土宗是开的一个善巧门，以念佛方法将凡心转成佛心，往生净土而成道。但假如我们念佛念得不得力，也可以修别的法以期速成，不是固执不变的。反之，修密法不成，也可修净土。“火中生莲终不坏”，火中生的莲花，表示经得起考验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，非常烦恼，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能在烦恼当中

锻炼得心空净，不粘著，而证到本性，那力量就大得不得了。大慧杲禅师说，这种人比出家人修法力量大二十倍，可以永生永世不退转，直至成果地佛而不坏。

勇施犯重悟无生，早已成佛无障碍。

“勇施”，学佛要大智大勇，所以寺庙里的大殿叫大雄宝殿。“犯重”，犯戒有轻有重。假使我们犯戒了，要有大勇之心，思过，忏悔，不再犯。这儿“重”有重（音中）、重（音从）两种解释。犯了之后再犯叫“犯重”。现在的人根基差，可能犯重，所以假如第二次再犯，要格外小心谨慎。不能光想：“唉呀！我犯戒了，不得了了。”要勇于改掉，绝对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，否则永世不得翻身。“悟无生”的悟字非常重要，你若悟了，那罪过就无足轻重了，因为悟后心空了，过去所犯的错误犹如梦中做的，现在醒了，并未做过，所以就了了。不悟，心空不了，这罪障就盯着你，所以了则空，不了则要还宿债。“早已成佛无障碍”，施光心空，

无所住着，就成佛了。复次，古印度有一位比丘名勇施，因犯四种根本大戒，心不安，求忏悔除罪，后遇一尊者，教以推寻犯罪根源，最后发觉罪性本空，了不可得，而豁然大悟，见自本性，证成大道。

一切处，悉兰若，无闹无静无牵挂，

“兰若”即寺院，是清静场所，修道的胜地。一般修行人都希望得一个清净场所修道，但如心不静，纵然有清净场所，也无助于事。因修道以心为主，如心静，再闹的地方也无碍于事。故说一切地方都是清静场所也。我们初修法固然以清净地方为宜，但如无适当处所，也不要去分这个地方吵闹，那个地方清净，还以心空为宜！不要粘著在吵闹、清静上面。

怡然幽居无遮殿，游戏人间实潇洒。

“怡然”，就是心很安详快乐，心空空地一样东西都没有。“无遮殿”，这个殿是没

有任何遮盖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不是另有什么地方叫无遮殿。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心本来不动，本来一法不立，本来清净无染，不管外界怎么吵闹，跟我不相干，我自如游戏人间，潇洒自在，无所挂牵。

江月照，松风吹，更于何处觅作为，

“江月照，松风吹”，这是以景写心。一个清静的夜晚，月在天上，照在江里，江水很清，月影照在里面很清爽。我们念佛持咒也是这样，念到心如清水，佛就如月亮一样照在心上。“松风吹”，风从松叶上吹过来很清香。譬喻心清净了，随你怎么闹，心都清净无烦。到此时心空如洗，无修、无得、无证，还有什么作为呢？所以我们念佛悟道、参禅悟道都一样。

万世古今如电拂，三千刹海一芦苇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就象拂尘一扫，电光一闪那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这个世界看起来已

有几亿年了，但也不过象闪电一扫而已，所以无可粘著，任何世界都一样不可得。三千大千世界，象尘尘刹刹的海一样，虽多得不得了，也不过象一根芦苇一样不可得。

旃檀林，无杂树，郁密幽深狮子住，

“旃檀林”，就是檀香树。“无杂树”，就是说这里一根杂草也没有。就是说我们的心和一切大众的心都是佛性，无有染杂，本来香洁，只须觉悟，不粘尘劳，即能恢复本性，安居于郁密幽深的旃檀林了。

境静林间独自游，走兽飞禽皆远去。

在这环境幽静的大树林中独自来往。表示心空无住，不与万物为侣而独往独来。因为绝对真心没有相对的东西，故清净无染，称独往独来。有相对东西就有人我是非，不清净了。但心真清净了，即入闹市，亦如幽林。“走兽飞禽皆远去”，就是妄念颠倒和一切污染的东西都没有了。

心境明，照无碍，廓然莹彻周法界，

心中一切妄念都没有了，它就朗照大千，无所障碍，象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：“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。”我们的性能也是如此。“廓然”，辽阔虚空，“莹彻”是光亮无比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“法界”，即十法界，四圣六凡，都朗照无遗。

万象森罗隐现中，一颗圆明无内外。

“万象森罗隐现中”，就是现在的山河大地、饮食起居和千差万别的事境在我们心中时隐时现，而绝对真心则圆照一切，无内无外。因任何事物都是它显现变化的，而一切转瞬都没有，皆是虚幻，故圆照而无内外也。

日可冷，月可热，邪见何能坏真说，

纵然太阳可以冷却，月亮可以热起来，

但是邪见不能把真理毁坏掉。

无筋空力大无比，螳螂岂能拒车辙？

一点支撑的东西都没有，即无筋。假如有支撑，那就有筋有骨了。无筋无骨，一点东西都没有的空力是最大的。风的力量比水、火的力量都大。将来坏这四禅天，火烧初禅天，水淹二禅天，风吹三禅天。无筋空力，即我们的心力，比这力量更大。“螳螂岂能拒车辙”，螳螂的腿就象一把刀，但它能挡住车轮吗？挡不住，车子一滚就把它压死了。

如实唱，如实听，未曾开口已和竟，

真正说是无说，真正听是无听，没开口已讲完了，现在说是多说了。

三世诸佛齐唱和，尽未来际无穷尽。

《证道歌》是永嘉禅师作的，《解脱歌》

是大愚师公依照永嘉禅师的原韵和唱的。尽未来际，三世诸佛唱和此歌无有穷尽。因此歌是心声，心是亘古长存、无有尽时的，故歌亦长和唱无尽。又三世诸佛说即无说，无说即说，故风声鸟语、山崩海啸，无不是此歌之唱和。尽未来际，世界无穷，此歌亦无尽也！

歌毕不觉哈哈大笑，和者喝曰：不怕开了口合不得吗？诸人且道，这疯汉哈哈大笑，毕竟作么生？

我们大愚法师这么哈哈大笑，大家说说看，究竟为什么？

父母所生口，终不向你道！可怜生，直落得一场么罗！